

桂 花 苑
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书画艺坛

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,他笑我,一把扇儿破……”

40年前,这首电视剧《济公》的主题歌《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》响彻上海。主题歌一响,一个衣衫褴褛、手持破扇、疯疯癫癫的济公顿时映入眼帘。

济公饰演者游本昌日前因病逝世。获此消息,十分痛心。40年前,我与游老师在上海大世界见面的情景重现在眼前。

1985年,一个“疯疯癫癫的济公和尚”的剧本飞到了上海电视台导演张戈的桌上。谁来演济公?选主角成为他的重头工作。

这时,张戈想到了游本昌。他,上海戏剧学院毕业,对南方

档案春秋

游本昌——活济公,永在我们身边 (上)

□ 马信芳

生活熟悉,特别是他身上还具有海派的那种文化气质。促使他想到游本昌的,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一个节目——洗澡,这是1984年春晚上,游本昌出演哑剧《沐浴》。

一个无形的浴室,游本昌差点摔倒,脱下衣服,拧开水龙头冲洗身体,洗完头遭遇“断水”,水再来时“温度过高”,烫得他哆哆嗦移……短短四分钟,没有一句台词,游本昌用幽默的肢体语言,演绎了一个淋浴的滑稽人。他的表演给张戈留下了深刻的

印象。

于是,张戈与副导演,还有化妆师,一行三人来到了北京。游本昌一听要邀他去演济公,顿时笑逐颜开。

原来,1952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游本昌,自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团任演员,演的都是小人物,即“跑龙套”。至1985年,52岁的他已经演了79个角色。没想到,第80个角色——“济公”,竟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
1986年8月9日,在上海举

行的“太平洋杯”影视评选中,游本昌荣获最佳男演员。那天,在大世界,他与我谈起《济公》拍摄往事,更是津津乐道。

《济公》主要拍摄地在杭州。张戈没有给游本昌很长的准备时间。游本昌说,说实话,自己出演时,内心还是很慌的。

有天他在地摊上,看到一尊济公的雕像,尖尖长长的下巴,拿着一把破蒲扇。瞬间他似有了感觉,花了25元,把这“济公”请回了家。

(未完待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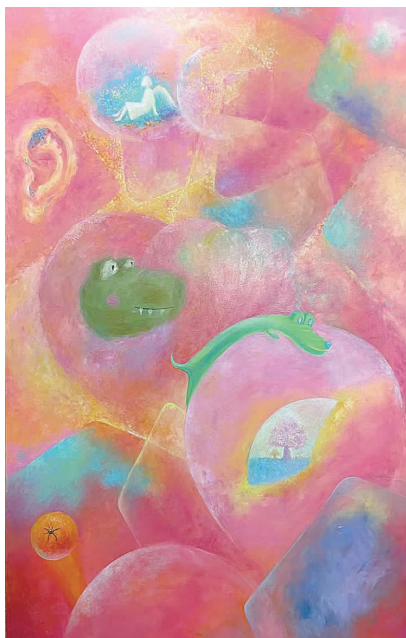
胡永科

生活在上海。上海徐汇书画协会会员,天募公益理事,高级教师,合吾画舍·艺术成长中心创始人。善油画、素描、水彩、彩铅、篆刻、微雕。

展览经历:2018年有态度线上青年艺术家美术展;2019年松江美术馆—沪上优秀教师作品展;2020年富仕荟ArTBang《家园——思 & 变》个展;2022年徐汇区书画协会—艺术家联展金奖;2024年联合国“地球生灵之美”艺术展自然生态道德美育优秀教师;2026年徐汇区书画协会元旦师生联展金奖。



▲ 作品名称:《别找我》



▲ 油画:《诞生》

陪她圆梦,替她回乡

□ 金洪远

母亲的乡愁,是嵌在岁月褶皱里的半生乡音。“爹爹”是她对父亲的呼唤,“戏府山”是晨起无意识的呢喃,而最深的牵挂,则系于偏门外望江楼那一屉鲜甜的汤包,大校场旁幽深的老巷,以及府山脚下那口滋养了她整个童年的老井。这份乡愁,自她少女时代离绍赴沪谋生,便深深埋藏,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国庆,才由我携妻儿陪她踏上了圆梦之旅。

车近绍兴,碧水乌篷甫入眼帘,母亲的话匣便再也关不上。“望江楼的汤包,鲜得眉毛要掉下来!”“大校场边那口井,不晓得还在不在?”行至府山偏门外老宅旧址,一方青石井栏蓦然出现,母亲眼睛一亮,快步上前,手抚井沿,如同触碰流逝的时光:“就是它,我日日来打水的井。”话音未落,另一位白发苍苍的上海老太太也在子女搀扶下走近,未语泪先盈。两个离乡半生的老人,围着冰凉的青石井栏,用浸透水汽的绍兴话,争说着谁家的木桶曾掉进井底,回忆着趴在井边偷饮夏日凉水的清甜。那一刻,阳光洒在她们写满故事的侧脸,像两株历经风霜后重新舒展的秋菊。那幅画面,自此定格为我心中关于故乡与亲情最温暖的注解。

母亲走后,绍兴于我,成了一枚不敢轻易示人的珍贵邮票,生怕触碰了那份深藏的思念。直到去年岁末,与老友同游,本无意怀旧,却在博物馆门前偶然问路。门卫大叔一句地道的绍兴话:“过石桥,右拐,六七分钟就到!”想不到当年走过的旧巷,仿佛母亲在云端轻轻推了我一把——原来,那条通往她记忆深处的路,从未消失,而且近在咫尺。

我们当即改道。青石板路在脚下“嗒嗒”作响,每一步,都似与母亲当年的足音重合。石桥栏板的刻痕依旧,拐过弯,大校场旧址便在眼前。我急切地寻找,那记忆中的青石井栏却已无迹可寻。心头倏然一空,一阵微风拂过,却仿佛听见母亲含笑低语:“井栏会没,井水的甜味,是刻在心里的呀。”怅惘间,我们走进了毗邻的望江楼。当蒸笼掀开,那团鲜甜滚烫的蒸汽扑面而来,瞬间贯通了三十余年的光阴。我将一只汤包小心送入口中,皮破汤溢的刹那,母亲当年那声满足的喟叹,清晰地在我耳边响起:“还是小辰光的味道。”

临窗而立,望江楼的飞檐影

影绰绰投在地上,宛若母亲张开等待的臂弯。心中万千感慨,终于凝成透彻的领悟:90年代的那趟,是“陪她圆梦”;二〇二五年的这趟,是“替她回乡”。两段旅程,一场生死之隔,却被一口井的甘冽、一段柔软的乡音、一条六分钟的巷陌,紧紧系成一个完整的圆。所谓孝道,未必是惊天动地的誓言,它可以是陪她老人家走过寻根的路,也可以是在她走后,继续用她的眼睛去看故乡的云,用她的舌尖去品记忆的味,让那份未曾熄灭的乡愁,借由我的步履与感知,在这江南轻拂的风里,重新鲜活,再度绽放。

原来,最深情的怀念,是让她的梦,在我的生命里,生生不息。

60年后再次登黄山

□ 黄万好

我第一次登黄山,是1966年国庆前夕。

我所在的安徽芜湖一中,国庆前夕,组织了在校的高一、高二两个年级38名同学去黄山游玩。那时的黄山尚未开发、经营,虽有美景,给人的总体印象是“荒郊野岭”。上山无成型的路,行人寥寥,多是当地上山打柴、采集中药材和野菜野果的农民。我们花了点小钱,请了一位山脚下的农民带路,花了半天时间,终于登上了最险峻的天都峰。险中最险的“鲫鱼背”两边没有护栏,望下是万丈悬崖。我们不怕死的12名同学用骑马式爬过去、又爬回来,一身冷汗,可万分激动与骄傲。

有“天下第一奇山”之誉的黄山,以“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”四绝著称于世,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。“登黄山天下无山,观止矣!”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明代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登黄山后发出如此感叹。1979年7月,75岁高龄的邓小平徒步登临黄山,发表了著名的“黄山谈话”。提出“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”“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”的号召。从此黄山快速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状态走向世界,成为中国现代旅游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。

60年后的今年国庆前夕,我随旅行社到黄山作2日游。今日的黄山,既保留有荒郊野岭的清幽,又富有都市繁荣的风华。通达主要景点的是整洁的石阶路,陡峭一些的两边建有护栏,南北两门建有索道,现代化的宾馆、游人随时休息的场所和所需食品、物品一应俱全。万人游山是日常,节假日游人可用“人山人海”来形容,游客来自五湖四海、五洲四洋。黄山高速、高铁、机场、景区大巴日夜接送海内外游客。天都峰、莲花峰、西海峡谷、迎客松、飞来石等主要景物受到特别的保护与养护。所以游人踏足虽多,但景物却是毫发无损。作为大自然馈赠、老祖宗遗物的黄山,将传至千年万载、子子孙孙!

60年斗转星移,60年翻天覆地。60年前的小伙子,如今已成耄耋之人。阅尽沧桑,我们这一代人成熟了,我们的国家也成熟了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黄山摩崖石刻群”上,毛泽东主席手迹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六个鲜红大字格外引人注目。“长江、长城,黄山、黄河,在我心中重千斤。”我祈愿:黄山万岁!祖国万岁!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!